

## 来自各位专家的祝福

迄今参加过本项目的日中专家，得知此书出版，特地寄来了他们参加此项目后的感想和期望。

### ◆ 参加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有感

● 榊原洋一 ● 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

以前我总觉得，中国是一个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国家。我因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曾经数度访问北京，也仅留下了“人口众多、充满活力的国家”的泛泛印象。但在参与这三次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后，除了过去的一些感受，我还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

日本是一个学历社会。明治维新废除了过去的等级制度，全体国民一律平等，只要有能力，不管家庭出身如何，都可以从事任何职业。但是事实上由于教育水平参差不齐造成了贫富差距，形成了新的等级。

中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正如日本曾经经历过的那样，注重能力的平等主义在城市中

不断得到人们的认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意识到，只要接受良好的教育，就能享受更多的自由，而对幼儿教育的高度热情正是人民意识发生这种变化的真实写照。

独生子女政策、经济高速增长、多民族国家……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日本未曾经历过的剧变的国家，我们在传授自身经验的同时，也可从中获得诸多对日本儿童成长有益的重要信息。在此过程中，我认为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三次交流活动中所讨论的内容一次比一次深入和充实。明年的活动将以什么为主题呢，我已在翘首期盼。

### ◆ 肩负着新时代使命的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

● 多田千寻 ● 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

我有幸参加了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切身感到进入新时代后，亚洲各国之间的交流正发生着巨大变化。

在毛泽东的故乡长沙举行的第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我由衷地感受到中国幼儿教育的巨大能量和迅猛势头，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弥足珍贵的体验。无论是从坐了8小时的汽车赶到长沙的幼儿园教师身上，还是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从日本带来的玩具的众多目光中，我都感受到中国对于孩子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视。

另外，在和长沙师范专科学校新设立的“玩具系”学生的交流中，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放眼十年后，争取成为真正的玩具业大国的决心。

相同的历史潮流令同属亚洲的各国之间彼此感到亲近，我们共同携手推进培养面向21世纪的人才的伟大事业可谓意义非凡。我非常庆幸自己可以成为以小林教授为中心的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的一员。

听说这一活动为期10年，我衷心期待该活动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 ◆ “变化的”，“不变的”与“不能变的”为实现东亚“儿童科学”的腾飞

● 安梅勅江 ● 筑波大学教授

我有幸获得邀请参加了第一次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并与朱家雄教授等各位中国学者和教育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我从中感到，“改变”、“因循”与“传承”已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生活走向富裕、经济环境改善是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家人亲戚之间的相处之道还是刻有地域印记的各民族所固有的历史文化，都生生不灭，至今“不变”；而保护孩子们的最大权益，为他们的茁壮成长改善环境，则是身为大人的我们应尽的责任，它超越了国界和时间，带有普遍性，是“不能变”的。

东亚地区的研究者、第一线工作人员、家长和孩子以及所在地区的人们携起手来一起努力，在全球共创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不正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吗？

人们需要共同讨论并明确对应孩子们未来

的环境是怎样的，要建立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地区和社会三者能力的组织，也就是要推进建立一些能够实现实质性“腾飞”的平台。

首先要继续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促进相互理解，其次要共同计划项目，实现双方合作，最后还要为阐明项目的意义提供科学证据。我认为只有这三个条件齐全，才能实现真正的腾飞。

本活动在共享双方的哲学、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围绕“变化的”、“不变的”、“不能变的”事和物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剖析相互间的关系和发展变迁，为积累更多的科学依据迈出了第一步。

最后我衷心感谢为我提供了这次机会的小林登先生和各位工作人员，并期待这一活动取得更大的腾飞。

## ◆ 愿东亚“儿童科学”的交流之花开遍全亚洲

● 内田伸子 ● 御茶水女子大学副校长

2008年10月31日～11月1日，我参加了在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召开的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第三届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学生和浙江地区的幼教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下，两天的会议内容非常充实。日方团长—CRN所长小林登教授首先进行了基调演讲，介绍了“关爱儿童设计”(Child-Caring Design)的构想，强调为实现这一构想，必须进行小儿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工学等多门学科的跨学科合作。其后，日中两国的研究人员相继发表学术报告，就成人们在实现“关爱儿童设计”(CCD)的过程中所应尽的责任交换了意见。同时在幼儿师范学院召开的“日本good toy展”亦盛况空前。另外我们还参观了设备齐全、教育质量较高的附属幼儿园等幼儿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我看到了为培养教师用的、用镜子隔开

的模拟实验室，在培养学生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尝试。

在最后的专题讨论中，参加讨论的嘉宾先观看了一段录像，仔细观察了3岁、4岁、5岁儿童身心发展上的差异以及保育员与孩子接触方式的差异，然后中日双方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就保育问题做了讲评，并与会场内的听众一起交换了意见。具体的影像比起口头上的说明更具说服力，而嘉宾们分别截取录像中的哪一段进行讲评，则反映了专家们各自关注的焦点和对保育问题的见解。总之，专题讨论的内容十分耐人寻味。关于保育方面的会议的组织工作，可以说这次杭州师范学院的秦老师准备得非常充分，效果非常好。今后我们愿意引进同样的方法，即通过观看同一个录像，让专家学者们就保育和孩子的身心发展交换意见来创造更多的讨论机会，从儿童发展的观点出发，努力实现“关爱儿童设计”(CCD)。

今后，我殷切地期望此项目不仅在日本和中国，我还希望邀请韩国和越南的专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让友好交流的圈子进一步延伸扩大。

这次会议卓有成效，我能有机会在会上发

言，感到非常荣幸。最后，还要感谢对成功主办此次会议鼎力相助的倍乐生的松泽拓也先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的后藤宪子女士和刘爱萍女士以及倍乐生上海分公司的各位的悉心关照和协助。非常感谢。

## ◆ 时代巨潮中的东亚的孩子们

● 一见真理子 ● 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总括研究官

有幸参加2008年4月在御茶水女子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本人长期参与日中之间围绕孩子这一课题进行的学术交流，深感通过此次会议双方的交流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彼此敞开心扉，积极交换意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印象在会议结束后的次日，中方研究人员在日方安排下参观日本有关教育机构的活动中再次得到了印证。

福禄贝尔（德语：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öbel，德国教育家）的“恩物教育”体现了处于清朝末期的中国和处于明治后期的日本在幼儿教育方面曾经有过非常相似的理念，而恩物教育的原始资料现在仍然保存在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博物馆里，这次中日双方的学者有机会在博物馆看到了那些资料，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在认为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建设新国家的蓝图的当时，日中两国的领导人和保育工作者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引进福禄贝尔开发的那些游戏道具的呢？我们还在御茶水幼儿园、泉托儿所看到了园方和老师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参观

了东京儿童职场体验城Kidzania和东京玩具博物馆等全新的体验型设施。在参观过程中，活跃在中国保育环境设计第一线的专家们发表了令人高兴的意见，有时还会发出阵阵惊叹，十分耐人寻味。尽管大家身处一室，但目之所及、心之所感却不尽相同，这种体验十分难得。

同样在东亚这个大环境之下，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和风土不同，所孕育的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儿童成长的环境也有很大差别，这次的交流再次令我们巩固了这一认识。那么以这种认识为起点，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充满变化和磨难的未来，孩子们不管降生在哪里，都必须随时适应时代的变化，克服困难，创造未来。正因如此，更要让孩子们尽情享受充实美好的童年时代，只有这样他们长大以后才会成材。可是现在仍然有一大堆难题摆在我们面前。为了让东亚的孩子和其他地区的孩子在不久的将来和很远的未来拥有共同的感想、相遇相知、交流沟通、携手合作，“儿童科学”的交流正通过脚踏实地的活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 寄语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

● 山本登志哉 ● 早稻田大学教授

通过参加第二届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我得以与以朱家雄教授为首的中国的学者们和来自幼儿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们交换了意见。这样的活动通常容易流于形式，但这一次我们在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各自的态度，寻求新的交流基础，使之有了一个质的

飞跃。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大致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同样作为人、作为人类一员所拥有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反映在人体的生理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类普遍的发展过程中。在此基础上，人们互相交流彼此掌握的知识 and 技

术，共同探索解决人类共同课题的方法。

另一个基础则在于“不同”，也就是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相互理解这一前提。拥有丰富精神世界和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我们，为自己生存的这个物质世界加注了各种各样的个性以及具有文化色彩的涵义。我们的幸福与不幸、对生存的意义和死亡的理解也都属于这类涵义。我们在和他人分享这样一个充满涵义的世界，并适时做出一些调整，我们人生的每一天都处于这样的过程之中。分享因人而异，更会因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文化差异是人们彼此永远难以彻底理解的，就像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他人，人与人的想法永远会出现偏差。正因如此，人们有时

会用文化去抹杀他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拥有令人难以理解的特征”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体、作为社会一员可以有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吗？正因为彼此不同、正因为别人可以实践我所无法实践的生活方式，彼此的交流才更有意义。红色和红色调合在一起无非还是红色，相同类型的人在一起只会造就重复，但是通过与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交流，世界会变得更丰富多彩。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另一个基础——即“相异”。朱家雄教授强调的文化心理学的观点也体现了“在承认彼此不同的基础上进行交流”这一想法。我认为我们在讨论中明确了这一点，衷心感谢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交流机会的小林登教授和各位工作人员。

## ◆ 参加本活动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 首藤美香子 ● 白梅学园大学准教授

全球各地环境遭到破坏、宗教对立和民族纠纷带来的战争威胁、越来越庞大的消费、信息化的加速、日益严重的出生率降低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越发明显的贫富差距……孩子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生育和抚养孩子的价值观也出现了动摇。而在现代日本社会总是倾向于大人的说辞，“孩子的存在”、“孩子固有的特征和习惯”往往得不到承认，孩子们在日本这个社会很难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根据我本人的育儿经验，我觉得大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认为孩子们应该尽量少承受失败和挫折，应该在安全、不经风浪的环境中成长，所以事先筛选出必要的信息提供给他们，使其在短时间内高效地取得成果。但殊不知这样一来，很难培养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难以塑造他们在通过与自己不同的人 and 事交往之中，逐渐在社会中摸索到自己的位置并努力表现自己的能力。

我认为，在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的今天，专家的作用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重要，因为他们能够坚定地站在孩子们这一边，相信孩子们自身的能力并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他们成长，作为大人和孩子间的桥梁，促使两者建立

起良好关系。“孩子可以像孩子般度过孩提时代”，为了创造这样理所当然的事情能够理所当然地实现的社会，我认为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儿童科学”的智慧正是我们的使命。

“儿童科学”可以加深人们对孩子身心成长和生活文化的全面理解，不受特定学问框架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直接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为优先保障孩子的利益建立解决问题的基础。诚然，“儿童科学”涉及的专业极广，有成成为“无根之草”的危险，但也完全有可能建立起在跨学科基础上更深入地理解儿童、构筑其人格形成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儿童科学”是全面考察孩子们生活状态的一种尝试，它未必是解决问题的指南和直接处方，但我希望它能够通过提供多种选择，令这方面的讨论更活跃、在建立大人和孩子间良好关系方面开辟新的一页。

在“孩子们的存在”、“孩子固有的特征和习惯”难以得到承认、“孩子很难按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样生活”的当今社会，思考他们存在本身对社会的意义以及我们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将影响到社会将来的走向，我很期待国内外各领域的专家通过本活动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